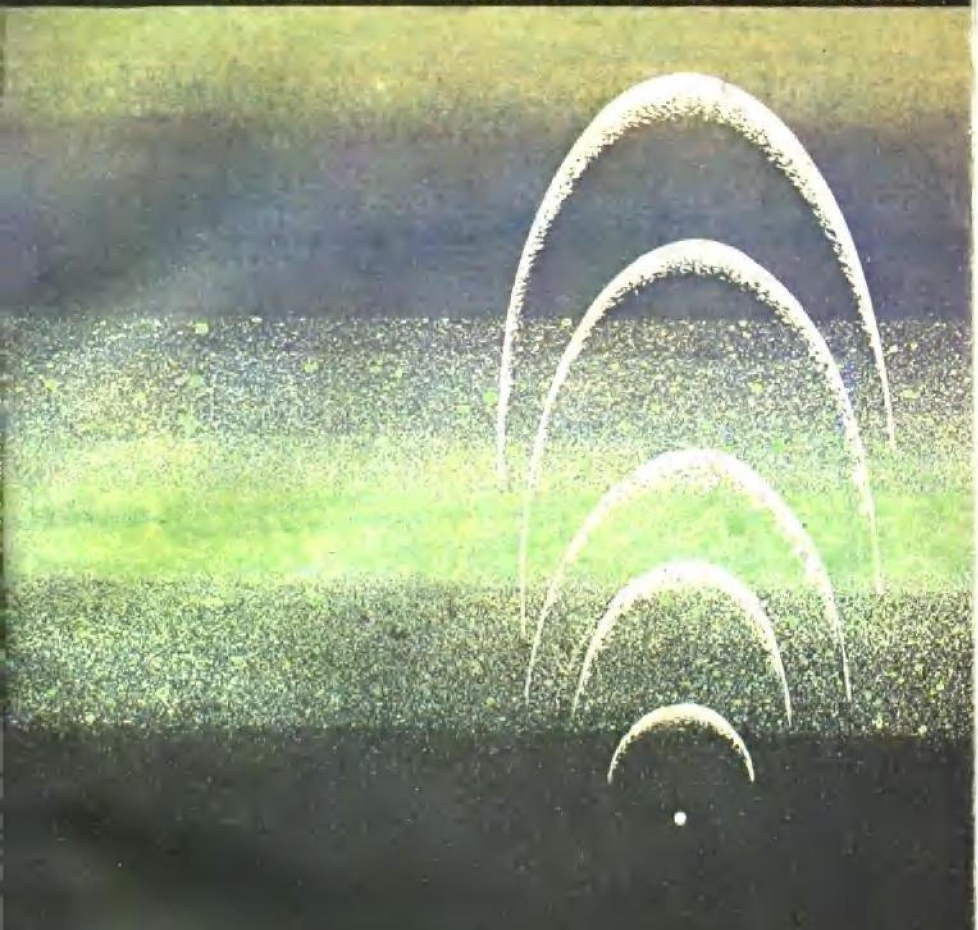


ZAOXING DE LIMING • HUACHENG CHUBANSHE



..7

炜

# 早醒的黎明

**早日的黎明**

曾 炜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插页 165,000字

193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册

书号 10261·432 定价 0.78元

# 目 录

---

<input type="checkbox"/> 序	1
<input type="checkbox"/> 生活的浪花	5
<input type="checkbox"/> 结婚之前	35
<input type="checkbox"/> 海边烽火	63
<input type="checkbox"/> 宽广的道路	81
<input type="checkbox"/> 早醒的黎明	147
<input type="checkbox"/> 三家巷	177
<input type="checkbox"/> 后记	272

---

# 序

李 门

我和曾炜同志相交已久，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工作，但在创作上主要是写剧本，可以说他是和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在广东艺术专科学校实验剧团里演过不少戏，在《面子问题》、《苏瓦洛夫元帅》等剧里扮演过重要角色。至今谈起，他还会津津乐道。但在编写剧本上，引起我注意的是解放战争时他在华南文工团于硝烟弥漫中写出的《赏功牌》。作者以对人民解放的热忱歌颂了前线军民的动人事迹，显出了他关心时局、关心社会的一片真诚。带着这个特点，他的笔下感情流露在他所编的这个剧本集子里。这个集子编进了六个戏：《生活的浪花》、《结婚之前》、《海边烽火》、《宽广的道路》、《早醒的黎明》和《三家巷》。可以看出，关心社会、具有时代感情，是曾炜创作的特色。他注意在生活中汲取素材，特别是有哪些人物曾经感动过他的，他就积累在脑海中。这样，有感于心，集凝提炼，自然可以成篇。读曾炜的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好象一个人淡装素服，却有朴实而平易近人之感。

《生活的浪花》里的服务员陈坚，顶住六十年代初社会上流荡着的“香风臭气”，表现出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她在品格上显得坚定而伶俐，象一株坚贞的梅花一样抵住凛冽的西

风，她的行动是可爱的。和陈坚恰恰相反，〈结婚之前〉里的何娇却是个“向钱看”的女子，几乎因此而上了特务的当。这剧还有个叫李义的学徒，他天真、笃实，甚至单纯得可笑。这些人物都是生活里存在的。作者在工厂生活过一段时间，见过各种各样的工人和学徒，因此笔下的李义就能够令人信服。当特务事件真相大白之后，李义老实地却又讷讷地对何娇说：“唉，我们真的要带眼识人呀！”这种语言运用是符合人物性格的，是带有地方色彩的。

说起语言运用，我不禁想起老舍同志在和青年作者的一次谈话中说：“语言的性格化、地方性、哲理性，三者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曾炜在某些剧本中常常注意到语言的性格化和地方性。写互助合作的〈宽广的道路〉的语言，就有这种优点。作者借助于语言，使人物活了起来。旺三嫂和二婆就是这样的。旺三嫂虽是“炮仗颈，爆完就没事”，但却是个起风时有人替她收谷、她却以为人家挑错了她的谷的后进人物。她只看到自己却看不到集体，责怪她的好儿子是“枉我养大你，手指拗出不拗入”。二婆则是被人们称作“摸过鸡蛋都轻四钱，左手不信右手”的无爪蟹。通过这类的语言塑造出的人物，又通过各种人物（自然还有先进人物）的行动形成了戏剧的情节，形象地说明了互助合作的意义。这在五十年代上半期写出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是很重要的。在农业战线上，集体道路是个方向。当前发展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分户经营和专业化、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从而使集体所有

制的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回顾《宽广的道路》的历程，对我们正有不小的认识作用。这个剧固然受了当时形势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写的人物和生活是真实的，因而这个戏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丢失了它的艺术价值。

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曾炜曾作过关于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的发言。的确，在实践上他是有所尝试的。上面提到的人物语言的运用就是这样。还有，对于话剧的表现手法，他也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从欧阳山同志的小说《三家巷》改编的多场景话剧就是。《三家巷》透过三家人的矛盾纠葛，特别是青年们的复杂感情关系，反映了大革命中三大事件（沙基示威游行、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时代概貌，其中运用较多笔墨抒写了主人公周炳的思想性格的发展与成长，是有成功之处的。原著人物众多，篇幅浩繁，作者能够不违话剧创作的规律，运用了多场景的表现形式，由解说人补叙剧情、介绍人物，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多场景形式的运用，我看是民族化的，大众化的，也是现代化的。不管作者在理论上有什么主张，他在创作实践上却是早有触及，在《生活的浪花》里就可以看出苗头。香港记者张中通过沸腾激荡的生活实际看出在两种阶级思想的搏斗中，所谓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不足取的，也是终归要失败的。剧里采用解说旁白的手法，由起解说员作用的剧中人张中说出“在生活的海洋里不可能有中立者”，“我的名字也该改了。”话剧《三家巷》的手法正是《生活的浪花》某些手法比较完整的发展。表现手法和内容有关联，它们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欢迎的是

有创造性的内容与形式都好的精神产品，这就需要来一番艺术的革新。怎样学习中国话剧的优秀传统，借鉴戏曲以至国外流派，为我所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话剧艺术，是戏剧工作者应该十分关切的问题。

曾炜的这个集子在题材上横亘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后的互助合作、六十年代初的对敌斗争以至打倒“四人帮”等时期，作品表现了各个时期的特色，不独为时代留下了剪影，而且对读者（观众）特别是青年们具有不小的启迪作用。《早醒的黎明》的老干部钱程在“四害”消灭后的热情呼喊：“只要我的脉搏还在跳动，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不正鼓舞着我们在祖国四化征途上奋进不息吗？为现实斗争而歌，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曾炜过去是这样走过来的，虽然在打倒“四人帮”后他因工作繁忙还来不及向观众提供更多的新作。对于这个集子的作品，在艺术上自然还有可议之处：有的针线还不够周密，有的情节还有斧凿痕，有的语言还不够精炼等，但是它们的时代感情是可以一接触就感觉到的，我愿意为此而写出这篇肤浅的介绍短文。

时代在不断发展，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大好，社会主义新人辈出，作家应该写和可以写的东西很多，艺术上也应该有更大的进展。广东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当前又是先行一步的在经济上执行特殊政策的地区。反映广东的特色，反映广东人民的斗争生活，为中国艺术长廊增添秀色，是我省剧作者无可推卸的光荣责任。期待曾炜同志和其他剧作家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88.10.12.

# 生活的浪花

(独幕话剧)



时 间 一九六三年。

地 点 广州某大厦。

人 物 陈 坚——女，二十四岁，服务员。

李三姑——女，五十余岁，陈坚养母。

叶 诚——男，二十七岁，香港旅客。

张 中——男，三十余岁，香港记者。

香港旅客何平、区荣，老华侨陈树根，李三姑的亲生女陈素静，李三姑的亲戚王六婆等。

布 景 某大厦六楼的会客厅。厅内摆上两套沙发，几盆玫瑰花。墙上挂有毛主席像，及中国风景画。台前是通左右的通道。台正面有一宽阔的落地大窗，窗外是阳台。透过落地大窗，可见到外面一幢幢大厦和白兰树、凤凰树……

幕 启 傍晚。晚霞把客厅映得通红。

外面正播送着《社会主义好》歌曲。

外国绅士模样的叶诚正在阳台照像。服务员陈坚哼着“社会主义好”，拿着白布、鸡毛扫整理客厅。

香港旅客何平匆匆走进来。

何 平 （一见陈坚，连忙上前）哦，小陈，又来麻烦你了。

陈 坚 （热情地）何先生，又来啦？欢迎，欢迎！

何 平 （嘘了一口气）嘻，这次回来你们不欢迎我了！

陈 坚 没有这回事。

何 平 （认真起来）真的。我一下火车就跑来，谁知你们

六楼客满了。

陈 坚 是呀，最近旅客多一些。

何 平 结果把我安排在四楼。

陈 坚 四楼六楼都一样。

何 平 这个我知道。可麻烦的是，这回我又把那两岁的小孩带来了——

陈 坚 就是那个很逗人爱的小胖子？

何 平 是呀。他妈妈病还没好，最近还进了医院，不能跟我一起来，那小家伙又离不开我，结果把他带来了。你知道，我们香港商人，每次来要做买卖、签合同，还要找朋友，公事私事都很忙，怎么能整天抱着他到处跑？

陈 坚 那你就象以前一样，把他交给服务员吧！

何 平 我原来就是这样打算的。他跟你们玩熟了，上次回到香港，还老惦记着你们，常常叫嚷陈阿姨、陈阿姨的。他对你们有感情了。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四楼又不全是女服务员。嗨，男服务员带小孩，我总不放心。

陈 坚 （爽快地）既然这样，你就把小胖子交给我们吧！

何 平 （喜悦地）小陈，我就是想说这句话。谢天谢地，现在我可安心了。好，就这样。（欲下，又站定，感激地）小陈，你们的服务态度……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反正，我……我觉着住在这里，就象住在家里一样，我……我从心里感激你

们!

陈 坚 (谦虚地)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何 平 总之,谢谢你,谢谢你!回头见。

〔何平下。〕

〔陈坚拿起鸡毛扫打扫桌椅。〕

〔在阳台上刚照完像的叶诚,回头看见陈坚在打扫,连忙用手绢掩着鼻子走出去。〕

〔陈坚对这外国绅士模样的叶诚悄悄一瞥,微微一笑,似是致歉,又似不屑。〕

〔陈坚养母李三姑匆匆上。〕

李三姑 (一见女儿,满心欢喜)阿坚,我等你一天了。昨晚不是夜班么?怎么今早不回家?

陈 坚 妈!今天有个工友不舒服,我帮她一点忙。有什么事?

李三姑 好事,好事。告诉你,六婆的堂侄儿回来了。

陈 坚 (不解)什么?

李三姑 就是那个大华侨——六婆介绍给你的对象,今天从香港回来了。

陈 坚 (不悦,但还是心平气和)妈,别说了。我早已对你说——

李三姑 知道,知道,知道!尽管你一次、两次、三次反对,可妈也一次、两次、三次替你着想。阿坚,这确实是上天下地也找不到的好对象,最合你妈心意的好对象呀!

陈 坚 妈，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妈操心！

李三姑 你听我说吧。人家是个大华侨，顶大顶大的华侨——

陈 坚 （不听）别说了。

李三姑 （还是絮絮不休）人家在新金山开金矿，是个“金矿大王”，住的房子好象皇宫，鬼子佬见到他都要敬礼，杀了人也不要赔命！听说最近还在香港买了两条街，建了几幢摩……摩……摩什么，摩天大楼呢！

陈 坚 （又好气又好笑）这么说，他该有皇后、皇妃，正宫、东宫、西宫娘娘了！

李三姑 不。人家的人品可好极了，对父母很孝顺，对朋友很忠厚，对女人很尊敬，听说还没有正式结过婚呢！这真真是个十全十美的正人君子呀！六婆还说，他的侄儿在国外本来有很多人追求他的，甚至外国鬼婆也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可他统统不要，说外国到底是客地，将来总要落叶归根回“唐山”的，所以一定要在家乡讨个老实人！

陈 坚 （暗笑）要是六婆说的全是真话，他倒是个天上有、地下无的人了！

李三姑 是呀！六婆还说，结了婚以后，你愿意到外国可以去外国，愿意去香港可以去香港，不然住在广州也好，他可以在华侨新村建一幢最大、最新式的洋楼

给你住。还说，你愿意继续做事他不反对，愿意继续读书也赞成，总之一切都尊重你，由你自由！

陈 坚 条件好象十全十美了，可惜我没有这福气！

李三姑 这有什么呢！只要人家看得起你。

陈 坚 （笑）我长得那么丑——

李三姑 不，谁不说你是美人儿！

陈 坚 我那么粗鲁——

李三姑 人家可欢喜你健康！

陈 坚 我是个服务员；人家不嫌我低微？

李三姑 这个我和六婆已经替你扯了个谎，说你是个大學生！

陈 坚 哈哈，妈，你倒想得周到呀！怎么不说我是个博士！

李三姑 （有点生气）嗨，谁跟你开玩笑！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人家那么有钱——

陈 坚 （也认真起来）我也不跟你开玩笑——我不稀罕！

李三姑 人家是那么老实、忠厚。

陈 坚 我还没有认识。

李三姑 那可以先来来往往，做个朋友。

陈 坚 我没有时间。

李三姑 唉！妈完全是为了你！

陈 坚 我也是完全为了妈！

李三姑 如果真是为了我，你就该嫁给他，让妈享享晚福！

陈 坚 如果我听妈的话，上了人家的当，你连清茶淡饭也

没着落!

李三姑 (生气地) 我对你真没办法! …… (自语) 唉, 你到底不是我的亲生女, 总是顶心顶肺的……可惜我的亲生女不是个美人儿, 不然就不用求你了!

陈 坚 (耐心地) 妈, 不管是我, 还是阿妹, 你都别轻信人家的话, 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 不能儿戏!

李三姑 难道六婆会说假话?

陈 坚 就算六婆说的全是实情, 我也不能跟他结合。我有我的理想, 我有我选择对象的条件。你想想看, 这种人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 女儿怎么能跟他一起生活一辈子?

李三姑 你真是牛皮灯笼, 点也点不明。你怎么不想想, 你三岁死了爸妈, 我把你接过来养大, 供你读到初中毕业, 无非是想你过个安乐日子! 再说, 如今你妈老了, 你妹妹还在读书, 难道就不该让妈享享晚福!

陈 坚 我不想过这样的安乐生活。妈也不必操心, 你虽是我的养母, 可是粗茶淡饭, 女儿不会亏待你!

李三姑 这就打边炉跟打屁股, 味道全两样了。我得了金龟婿, 就穿不尽绫罗绸缎, 吃不尽鲍参翅肚了!

陈 坚 (不满) 妈, 你怎么能从女儿身上打算盘?

李三姑 (也不满) 不管怎样, 这是门挺好的亲事——你要是不答应, 我只得把你妹妹顶替。

陈 坚 (着急地) 妈, 你不能这样, 妹妹还在读书, 别害

了她！

李三姑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你管不着！（气冲冲下）

陈 坚 现在不是买卖婚姻时代，不管你怎样做，我总要反对！（见母已远去，一阵恶心，继而难过，自语）唉，多么痛心呵！真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不能生活得有意思一些，老是想着享受？……这几年很少回家，倒是个疏忽……不，无论如何不能让妈胡思乱想！

〔晚霞消逝，黑夜降临，舞台灯火辉煌，外面一幢幢大厦的霓虹灯忽然亮起来。

〔陈坚心情平静下来，继续打扫桌椅。

〔片刻，香港记者张中上。

张 中 （走近陈坚，有礼貌地）请问，晚报来了没有？

陈 坚 （也很礼貌）大概来了，我马上去拿，请稍等一会儿。（下）

〔张中刚坐下，叶诚伴随着黄色音乐上——他口袋里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

〔他们相对坐着。张中只管沉思，叶诚显得百无聊赖。叶诚想抽烟，找打火机，翻口袋，找不着，把收音机拿出来，关掉。张中拿出打火机来，叶诚走过去，张中替他点着。

叶 诚 （吐着烟圈）今天回来的？

张 中 不，来了几天了。

叶 诚 做生意的？

张 中 不，我是记者——不过我不是以记者身分回来。我是回来探亲的。

叶 诚 贵姓名？

张 中 未请教？

叶 诚 叶诚。树叶的叶，忠诚老实的诚。阁下呢？

张 中 张中。弓长张，中立的中。

叶 诚 记者这门职业倒有意思。

张 中 可也很苦恼。阁下在香港做哪一行？

叶 诚 请原谅。我对记者是有所警惕的。跟记者谈话，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采访对象，因此恕我不能奉告。

张 中 请放心。我们的报纸不是黄色小报，既不是左，也不是右，正好跟我的名字一样——中！（掏出名片交给叶诚）这是我的名片，回到香港请来坐。

叶 诚 （接过名片细看）好极了，好极了。如果你信赖我，我们可交个朋友。张先生，这次回来一定满载而归了？

张 中 我刚才说了，我是回来探亲的。

叶 诚 那么，你对广州，或是对大陆的评价怎么样？

张 中 对不起，我不敢妄发议论。这是我第一次回来，什么也看不深透。

叶 诚 太客气了。记者的眼睛是最灵的。

张 中 可是对不熟悉的东西，就显得笨拙了。

叶 诚 总有个印象吧？



张 中 还得回去考虑考虑。不过大体说来，还是有个谱儿。

叶 诚 说说看？

张 中 这里社会风气好，人的生活有保障，只要劳动就不会饿饭，……可是，发财却没份！

叶 诚 对。在这里一世也发不了财。

张 中 你的印象？

叶 诚 两个字：单——调。我才来了一天，无聊极了，只得从它（指收音机）身上找安慰。

〔叶诚开了收音机，响起了黄色音乐。张中示意他扭小音量。叶诚把音量扭小。〕

〔陈坚上，给张中递上一份晚报。〕

陈 坚 先生，报纸来了。

张 中 （欠身，谢谢。（掏四分钱给陈坚）

〔叶诚发觉陈坚长得漂亮，目不转睛。〕

叶 诚 （靠着沙发，叠着的腿摇摇晃晃，用手指在空中划个圈）小姐，我也来一份。

〔陈坚觉着这个人毫无礼貌，很气，但又抑制着，上前递上一份报纸。〕

叶 诚 （掏出一张十元钞票）拿去！

陈 坚 十块钱？先生，没零钱？

叶 诚 （象施舍给下人似的，把手一挥）不用找了，给你。

陈 坚 （笑）不。我找给你。